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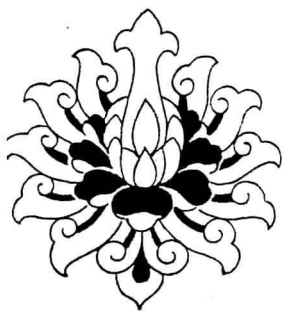
# 凌 鼎 年 小 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杨晓敏 郭昕



主编 杨晓敏 郭 昕



# 凌鼎年 —— 小小小说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

凌鼎年小小说

杨晓敏 郭 昕 主编

责任编辑：张先瑞

校 对 人：王 旭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375

字数：153,000 印数：1—4,500

ISBN7—5404—1665—3

I·1329 定价：9.1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 序

吴泰昌

几十年来与方块字打交道，有时自己也写一点东西，总要面对大量精美有时却也是不那么精美的文字，说句老实话，能给人以新鲜感的东西并不很多。然而也有例外，那就是小小说。对一部分小小说，我始终是抱有兴趣的。无论何时何地，随便翻阅几篇，或多或少地都会给我一点意外、一点迷惑、一点惊喜。

如果让时光倒转，十几年之前，恐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小小说——或者说微型小说——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穷本溯源，我国小小说的发端也许可以一直追溯到《世说新语》，但无可否认的是近十几年来小小说在我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极大的普及，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小小说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读者，人们似乎真的是越来越喜爱小小说了。

小小说，顾名思义，不过是短小精悍而已，小巧灵秀而已。在篇幅上、容量上、气魄上，小小说当然

无法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甚至短篇小说相提并论，小小说是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也必有一利。十几年来文学的发展，创作实践的结果是小小说化弊为利，在自己独有的领域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绩。正因为短小，才更要求精致，小小说的语言、情节是绝对掺不得水分的。不用担心在小小说中遭遇板起面孔的说教，令人乏味的冗长，胡编乱造的生硬，故作娇媚的煽情。小小说经常给人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情趣、情节，一些新的视角、理念，一些浓缩的场景、画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小小说更像我们文学长廊中的盆景，它虽然不足以反映、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风云变迁，但我们却不妨从作者匠心独具的营构当中捕捉到大自然的风声雨声，依稀分辨出人情物事的沧桑巨变。将新时期以来小小说的创作实践作一次梳理总结，无疑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所幸的是，早已有人在做这件事了，这次八位文友的小小说结集出版，也是这件事情的继续。八位文友的集子当然不能够展示小小说创作成果的全貌，但我们何尝不可以将这八部集子亦当作一篇小小说，一个美丽的盆景来看待呢。吴金良的创作轨迹不正好和中国小小说文体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轨迹相吻合吗？刘国芳叙述材料的细微特征不悄悄生成了小小说特有的丰富性与偶然性吗？许行实际上就

是在用小小说的形式再现自己的人生历程，孙方友的笔触伸向了过去时代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他的文字当中的传奇色彩恐怕又不同于一般的传奇作品。而王奎山的作品又是多么富于生活气息与独特的情感体验呀。谢志强在方寸之间花样翻新变化莫测，他可以把小小说写得很有故事性，也同样可以写得很散文化，生晓清看到了太多的时代悲剧与生活喜剧，他的描绘总是被一种“理性精神”所主导着。凌鼎年则在不断寻找着变化，寻找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人心态的准确把握……尤其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终于看到一批有名的和不那么有名的，十几年来在小小说创作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并卓有成效的作者结集出版他们的代表作，这说明我们的小小说领域也终于有了一支稳定的，质量上过得硬的创作队伍。

我的朋友杨晓敏先生和郭昕女士，是这套《中国当代小小说作家丛书》的主编。他们为倡导小小说这种文体，曾编选过几套小小说选集，这次又推出这套丛书，系统推介小小说领域的成名作家，这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队伍的发展和兴盛，对于促进我国小小说创作的繁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愿小小说这朵小花在文学的百花园里开得更加艳丽，愿我们在小小说的领地里能有更多的惊奇，更多的发现。

1996 岁末于北京

---

## 目 录

|             |        |
|-------------|--------|
| 序 .....     | 吴泰昌(1) |
| 菊痴 .....    | (1)    |
| 茶垢 .....    | (4)    |
| 红玫瑰 .....   | (7)    |
| 棋友 .....    | (10)   |
| 第五竹 .....   | (13)   |
| 姚和尚 .....   | (15)   |
| 史仁祖 .....   | (19)   |
| 再年轻一次 ..... | (22)   |
| 三叔 .....    | (26)   |
| 误墨 .....    | (29)   |
| 奢侈一回 .....  | (31)   |
| 棘手的案子 ..... | (34)   |
| 画·人·价 ..... | (37)   |

|                 |       |
|-----------------|-------|
| 最后一课 .....      | (40)  |
| 心病 .....        | (43)  |
| 老式柜子 .....      | (47)  |
| 真假孰辨 .....      | (50)  |
| 祖传名壶 .....      | (54)  |
| 永远的箫声 .....     | (58)  |
| 寻找证明 .....      | (60)  |
| 鉴定 .....        | (62)  |
| 冷美人 .....       | (64)  |
| 将军与亭尉 .....     | (67)  |
| 十洲真迹 .....      | (70)  |
| 功成名就后 .....     | (73)  |
| 刘罗锅墨宝 .....     | (76)  |
| 名画风波 .....      | (79)  |
| 红木家俱 .....      | (82)  |
| 拖鞋 .....        | (85)  |
| 与靓女为邻 .....     | (87)  |
| 给先生包装 .....     | (90)  |
| 漂亮 .....        | (93)  |
| 灼热的海滩 .....     | (96)  |
| 鱼拓 .....        | (99)  |
| 波折 .....        | (102) |
| 老婆很土，老婆很洋 ..... | (105) |



|               |       |
|---------------|-------|
| 剃头阿六 .....    | (108) |
| 秘方 .....      | (110) |
| 太平街 .....     | (113) |
| 让儿子独立一回 ..... | (116) |
| 守拙之谜 .....    | (119) |
| 独领风骚在酒场 ..... | (121) |
| 一份腰围记录 .....  | (126) |
| 传话游戏 .....    | (127) |
| 此一时彼一时 .....  | (128) |
| 血色苍茫的黄昏 ..... | (131) |
| 罪人 .....      | (134) |
| 翁局 .....      | (137) |
| 往事如谜 .....    | (140) |
| 叶公后人 .....    | (143) |
| 新“守株待兔” ..... | (145) |
| 卧底 .....      | (148) |
| 外乡人 .....     | (150) |
| 说服 .....      | (154) |
| 棋局 .....      | (157) |
| 名字 .....      | (160) |
| 房租 .....      | (162) |
| 招聘 .....      | (165) |
| 评委 .....      | (167) |

|                       |           |
|-----------------------|-----------|
| 解公 .....              | (170)     |
| 灵感 .....              | (174)     |
| 龟兔赛跑续篇 .....          | (177)     |
| 满座 .....              | (179)     |
| 柔与顺的故事 .....          | (181)     |
| 聊斋新编 .....            | (183)     |
| 不白之冤 .....            | (185)     |
| 钓鱼 .....              | (188)     |
| 最优计划 .....            | (190)     |
| 多走了一步 .....           | (193)     |
| 说不清的家事 .....          | (195)     |
| 救火 .....              | (197)     |
| 困惑的恋爱 .....           | (199)     |
| 生命之归属 .....           | (201)     |
| 猫家族内部新闻 .....         | (204)     |
| 牛二 .....              | (207)     |
| 快刀张 .....             | (209)     |
| 点“之” .....            | (212)     |
| 作家创作谈：多观察，勤思考 .....   | 凌鼎年 (215) |
| 作家印象记：从太仓走向世界 .....   | 赵禹宾 (220) |
| 作家创作论：作家素质与创作流变 ..... | 刘海涛 (223) |

## 菊 痴

菊花品种累千上百，黄白红紫，均有不胜枚举之品种。唯绿色菊花极为稀少罕见，而绿色品种中，又以“绿荷”花形最大，绿意最浓，一向被认为是菊之上上品。

大凡名贵品种都娇贵，“绿荷”也极难培植，只少数大公园中才有此品种，因而其珍其贵显而易见。

据说私人有“绿荷”品种的不多见，但老菊头有。

说起老菊头这个人，可算一怪——他一辈子单身独居，仿宋代名士林逋“梅妻鹤子”，自谓“菊妻菊子”，爱菊爱到如醉如痴的地步。

他家屋里屋外全是菊。什么“帅旗”、“墨十八”、“绿刺”、“十丈珠帘”、“绿水长流”、“枫叶芦花”、“凤凰转翅”、“绿衣红裳”、“古铜钱”、“贵妃出浴”等等，简直就是一个小型菊展。

数百品种中，老菊头最宝贵的自然是绿荷。

也真有他的，那盆绿荷被他养得不盈尺，枝不过三，棵壮叶大，底叶不焦，每枝一花，同时竞放；花绿如翡翠，花大似芙蓉。远观，花叶难辨，绿溢盆沿；细瞧，苍翠欲滴，绿

意可掬——此乃老菊头命根子也。

据传闻：此绿荷品种出自清廷御花园，故老菊头一向以拥有御菊亲本、正宗绿荷而自傲。

老菊头最烦别人要他参加花卉协会，似乎一入会，绿荷名菊就难保了。

他脑子里只有菊花，别的，对不起，他每见报上登有菊展消息，必自费前往。一到菊展，必先寻觅有无绿荷品种展出。若有，他必赏看再三，临走必甩一句：“非正宗绿荷！”

于是，洋洋得意之情难抑。回家后愈发对那棵绿荷爱护备至。

老菊头为了保存这棵正宗绿荷，可谓煞费苦心。这绿荷品种他每年只种一盆，绝不多种。他年年插枝，成活后选取一棵最壮实的保留，其余的连同老根一起毁掉。以免谬种流传，正宗不正。

老菊头的这盆绿荷犹如邮票中的孤票，古籍中的善本，使得许多菊花爱好者垂涎欲滴，好多人千方百计想得之，但任是软的硬的，一概碰壁碰钉子。

多少年来，他家的菊花只准看不准要，谁若不识相，开口向他要一盆，或想动脑筋分个根，剪一枝什么的，那他必不给你好脸色看，随你是什么人，一律如此。

秋天的时候，老菊头的侄女带着一英俊潇洒的青年来看望他。老菊头向来把侄女当亲女儿待的，见侄女有如此一表人才的男朋友自然高兴万分，于是不免多看了几眼，这一多看，老菊头发现这青年很面熟，想了好久，他终于记起来了，这青年就是曾劝他加入县花卉协会最起劲的一位，对了，好

像记得他是公园的什么技术员，想到此，老菊头立即警觉起来，连神经末梢也像长了眼睛似的，如防贼似的注意起了这青年的一举一动。

好呵，耍手段耍到我侄女身上来了。看来和我侄女谈朋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了这想法后，老菊头对侄女也有了三分戒心。

有天半夜，老菊头被风声雨声惊醒，他放心不下那盆绿荷，披衣到天井里把绿荷搬进屋，不料因地湿脚下一滑跌了一交，老菊头怕跌坏绿荷，倒地时硬是护住了绿荷，故而跌得好重，痛得爬都爬不起来。过后，检查下来是尾骨骨折，需扑床静卧。

于是，照顾老菊头，照顾菊花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到了他侄女身上。

老菊头对侄女少有的热心生出了几分怀疑，他怕有意外，索性叫侄女把绿荷搬到他床前。

慢慢地，这盆绿荷不如先前精神了。

第二年春上。虽然窜出了几个新芽，但嫩嫩的，弱弱的，他侄女几次提出搬到天井里照照阳光，老菊头终因放心不下，坚持不肯。等后来眼看这盆绿荷要活不成了，老菊头才无可奈何地同意搬到天井里。可他本能地感觉到侄女的那位男朋友也在天井里，急得大叫搬进来，慌慌地细数着那仅有的几根芽缺了没有。

终于，绿荷一缕芳魂去矣。老菊头倾注一生心血养之护之的所谓御菊亲本、正宗绿荷就此绝种。

## 茶 垢

史老爹喝茶大半辈子，喝出了独家怪论：“茶垢，茶之精华也！”

故而他那把紫砂茶壶是从不洗从不擦的。因常年在手里摩挲，壶身油腻腻紫黑里透亮。揭开壶盖，但见壶壁发褐发赭，那厚厚的茶垢竟使壶内天地瘦了一大圈呢。

莫看此壶其貌不扬邈里邈遏，却是史老爹第一心爱之物。从不许他人碰一碰，更不要说让喝壶中之茶了。

据说此壶乃传之于史老爹祖上有位御笔亲点的状元之手。更有一说录此备考：即此壶较之一般茶壶有不可同日而语的两大特色。其一，任是大暑天气，此壶所泡之茶，逾整日而原味，隔数夜而不馊；其二，这也是绝无仅有的——因茶垢厚实，若是茶叶断档，无妨。白开水冲下去，照样水色如茶，其味不改。

史老爹曾不无炫耀地说过：“如此丰厚之茶垢，非百年之积淀，焉能得之？！壶，千金可购；垢，万金难求。此壶堪称壶之粹，国之宝……”

史老爹喜欢端坐在那把老式紫檀木太师椅上，微眯着眼，

轻轻地呷上一口，让那苦中蕴甘的液体滋润着口腔，然后顺着喉道慢慢地滑下去，他悠悠然品着，仿佛在体会着祖上所遗精华之韵味，简直到了物我两忘之境界。

去年夏天，史老爹在上海工作的小儿子带了放暑假的女儿清清回古庙镇来探望老人。

清清读二年级，长得天真可爱。史老爹一见这天使般的孙女，自是高兴不尽。大概他太喜欢这孙女了，竟破天荒地想让孙女喝一口紫砂壶中的茶。哪料到清清一见这脏兮兮的紫砂壶，直感恶心。她推开紫砂壶说：“爷爷，你不讲卫生，我不喝。”

“你不喝我喝。”史老爹有滋有味地呷着品着。

第二天一早起来，史老爹照例又去拿紫砂壶泡茶。谁知不看犹可，一看刹那间两眼发定发直，腮帮上的肉颤抖不已，嘴巴张得大大的，如同傻了似的——原来那把紫砂壶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里面的百年茶垢荡然无存。

僵立半晌后，史老爹突然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叫喊：“还我茶垢！还我……”

随着这一声喊，史老爹血窜脑门，痰塞喉头，就此昏厥于地。

清清又惊又怕，委屈得直抹眼泪。

一阵忙乎后，清清父亲赶紧用紫砂壶泡了一壶茶，小心翼翼地捧到老人面前。

恍恍惚惚中回过气来的史老爹一见紫砂壶顿时如溺水者抓到了什么，一把抢过紫砂壶，紧紧地贴在胸口。许久，他泪眼迷糊地呷了一口。哪晓得茶才入口，即刻乱吐不已。眼

神一下子黯然失色。手，无力地垂了下来，面如死灰似的。惟听得他气若游丝，喃喃地吐出：“不是这味！不……是……这……味……不……是……这……味……”



## 红玫瑰

千不该万不该，那天我不该去宁一海家。

千不该万不该，那天我不该带红玫瑰去。

我南方开笔会回来，正是小城飞花的日子。回来后听说文友宁一海病倒了。

我与一海兄是脚碰脚的朋友。他写诗，我写小说，算是同道。

一海兄天生的诗人气质，他妻更是海派。

我决定去看望他。空着两只手去不像。我刚从南方回来，理应带些南方特产。但一海兄的脾性我知道。若带糕点水果，他会一字讥之：土！若带香烟老酒，他一字评之：俗！

或许是受了些南方新潮文化的熏陶吧，我去花店买了一束鲜花，这该不土不俗吧。真奇怪，那天只卖红玫瑰。蓝梦花屋的那位小姐还朝我一笑，那一笑近乎神秘。

晚饭后，我手持红玫瑰叩响了一海兄家的门。

开门的是一海兄妻子蓝清芬。她那天的打扮清丽脱俗，那种成熟美，别有韵致。彼此很熟，自然不必客套。蓝清芬甚为惊讶地说：“没想到你会送花来。”